



儂卡

彼得罗夫 著

袁 湘 生 譯

維·蓋諾芙斯卡婭等著

早

晨

楊 驊 金 霞 趙哀琴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早晨”是一本保加利亞中、短篇小說選集，共包括九篇小說。其中“早晨”描寫農村共產黨員怎樣組織農民參加農業勞動合作社，通過這個故事顯示了集體勞動的優越性。“手槍與提琴”是一篇反特小說，描寫一個殺了許多游擊隊員的特務，冒充游擊隊員暗藏在政府機關內，與國境綫外的敵人勾通，他終於逃不出人民的巨掌，死在國境綫上。“礦工”描寫一個工人突擊隊員怎樣積極地工作，忘我地勞動，在黨的教育下逐漸提高了階級覺悟，終於加入了共產黨；本篇曾獲季米特洛夫獎金。其他“爲和平簽名”和“五一節前的風波”兩篇是描寫人民爭取和平的意志的。這幾篇小說都是反映解放後的保加利亞的較優秀的作品。

В. Геновская

У Т Р О

根據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1 年俄文本轉譯

早 晨

維·蓋諾美斯卡婭等著

楊 驊 金 霞 趙哀琴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26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7 3/4 字數 176,000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0.85 元

俄 譯 本 序

一九四五年格·馬·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亞作家面前，提出了建立真正的人民文學的任務。這樣的文學，能够以其“深刻的真實性和高度的感受性來提高文化水平跟思想水平，發揚對人民對祖國的忠誠與熱愛，加深對法西斯以及人民的一切敵人的仇恨……在勞動和文化的領域中，在爲保衛人民的自由、權利的鬥爭中，鼓舞創造英勇的業績，培養斯拉夫民族團結一致的精神，培養國際合作的精神，以及跟我們的解放者——偉大的蘇聯人民的永不磨滅的友誼。”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舉行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發揚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號召作家掌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表現人民爲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而進行的鬥爭。

這些文件是發展整個保加利亞文學的綱領，也是人民民主保加利亞許多作家的創作成長的基礎。

反對法西斯的鬥爭，是全國解放後的最初年代保加利亞文學的主要主題。作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敘述了農民在保加利亞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沉重的、悲慘的生活，人民反抗法西斯運動的成長，也敘述了保加利亞游擊隊反抗希特勒劊子手跟保加利亞僱傭者的鬥爭。

可是不久，保加利亞作家在描寫人民爲爭取自己獨立進行英勇鬥爭的同時，開始注意到建設新的生活的主題，爲爭取和平而鬥

爭的主題。他們力圖在這些主題中展示解放了的人民在自覺勞動上的宏偉壯麗和熱情洋溢的精神。開始時是一些描寫建設中出現的年青熱心分子的隨筆，隨後創作了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

在中短篇小說集早晨裏，收集了最近兩年來發表的作品。書中大部分作家，例如季米特洛夫獎金獲得者柳特米爾·斯托揚諾夫，葛奧爾其·卡拉斯拉伏夫，奧·瓦西列夫，斯托揚·達斯卡洛夫等，都已爲蘇聯讀者所熟知。這些作家的新作品中，貫穿着對生活的透澈的了解，對人民的創造性力量的極端樂觀和信任，促進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新的關係，在工人、農民跟勞動知識分子中間確立社會主義思想體系。

儘管作家輩份不同，創作上氣質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向，那就是真實地表現新保加利亞的人們，表現他們在煥然一新的大地上的勞動生活。

保加利亞作家在真實而深刻地描寫生活這一課題上，是向蘇聯文學家學習的。“在自己的創作勞動中，”他們在給蘇聯作家協會的信中寫道。“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運用我們的豐富的文學經驗……我們效法你們的範例，力圖反映我國的巨大的改造事業，竭盡所有的力量進一步加強我國人民跟偉大的蘇聯人民的密切的聯繫。”

一九四九年保加利亞人民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國家工業化跟建立社會主義基礎。在短短時期內，保加利亞全境開闢了新的鐵路和公路網，國內建造起新的工廠跟礦井，在鄉村中創辦了規模巨大的農業勞動合作社以及機器拖拉機站。全國各處建築強力的發電站、水庫跟灌溉渠，改變了城市、鄉村跟全區的面貌。年青的人民共和國的這些改造，在蘇聯人民無私的援助下，證明是可能的。因此保加利亞的勞動人民現在這樣的說：“我們建造的不是普通的工廠，而是保蘇兩國永恆友誼的龐大的紀念碑。”

保加利亞作家並不是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的袖手旁觀者；他們以自己的作品積極參加建設新的生活。

收集在早晨一書中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大部分是作家對目前在保加利亞鄉村跟城市中發生的許多改革的直接反映。

在以前那個可詛咒的時代中，農民們拚命幹着力不勝任的工作，累壞了身體，每天還受到破產和飢餓的威脅；這樣的時代已經消逝得無影無踪，永遠成為過去了。現在，年青人組織的工作隊正愉快地在努力修築道路跟堤防，他們覺得自己是個人類幸福的創造者（父親）。農民們正用雙手在消滅那在人與人之間不斷引起糾紛的古老的田界。在合作社的田地上，拖拉機、播種機和收割機代替了鋤頭，甚至在那一向是荒野、沼澤的地方，現在也正滋生着新的生活，新的人們正在成長起來（憧憬）。

在人民共和國內，社會主義的關係是在新事物跟舊事物之間、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跟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間的殘酷的鬥爭中形成的。這就是為什麼當代保加利亞作家的注意力正像在他們最近的作品中所顯示出來的，主要集中在揭示新事物與舊事物之間鬥爭的複雜過程，集中在創造正面人物形象——先進的道德跟先進的思想的體現者。

維·蓋諾芙斯卡婭的短篇小說早晨，描寫鄉村共產黨員組織農民參加農業勞動合作社，並且以具體的實例表明了集體勞動的好處。共產黨員的活動不僅在團結勞動農民，而且也揭露了階級敵人的充滿敵意的陰謀詭計。

斯托揚·達斯卡洛夫以及其他的保加利亞作家在最近的作品中，不僅集中注意揭示先進人物的觀點和性格，同時力圖指出這些觀點的形成過程。這樣的例子可舉短篇小說父親以及伊·馬丁諾夫的最近發表的作品。

在伊·馬丁諾夫的中篇小說工廠中，非黨員工程師和舊知識分子的代表勃拉托耶夫經過長久的動搖後，終於置身在建設新生活的隊伍中。他揭發了以前的同事正進行怠工及暗害行爲，轉變成一個新保加利亞的自覺的建設人員跟熱情的愛國者。

馬丁諾夫的第二部中篇小說礦工獲得了一九五一年季米特洛夫獎金。小說的主角馬諾爾·斯托柯夫在當代保加利亞文學中，是最初出現的一批工人突擊隊員中的一個。在黨組織的影響下，他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成了，終於加入了共產黨的隊伍中。

由於國民經濟的恢復，渴望參加建設社會主義基礎的保加利亞青年獲得了廣闊的活動範圍。成千上萬的男女青年志願去開闢穿巴爾幹，越過哈伊鮑斯的道路，建築圖查斯特羅堤防，建設社會主義青年城季米特洛夫格勒。在這些地方，他們不僅獲得了實地的勞動經驗跟新的專門技能，而且在政治上也大大提高了。斯托揚·達斯卡洛夫（父親）以及年青作家斯托揚·尼科洛夫（憧憬）都是描寫爲了祖國的幸福而忘我勞動的保加利亞青年。他們以自己的勞動使幸福的未來加速來臨，在短篇小說憧憬中，青年建設工作隊長描繪出這樣未來的情景：“臨湖的城市！”他喊道。“巨大而美麗，有高聳的房屋，有陽光充足的、寬闊的街道，……這整個山崗會變成花園。還有公園跟運動場。全國的勞動人民將到這裏來休養。……”

奧·瓦西列夫（五一節前的風波）跟葛·卡拉斯拉伏夫（爲和平簽名）新發表的短篇小說都是以爭取和平作主題的。

保加利亞在文學方面獲得了成就，那是毫無疑問的。它生動地反映了當代最重要的問題，作家力圖創造人民共和國勞動英雄的形象。但是除了上面這些成就外，也有着本質上的缺點。首先必須指出，作家對於合作化的中心人物，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傳佈者

的共產黨員的形象，很少注意描寫。

許多作家即使在自己最優秀的作品中，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還是顯得不夠，有時在描寫保加利亞新人物時流於公式化，缺少現實的真實表現。柳·斯托揚諾夫的饒有興趣的短篇小說手槍和提琴，描寫以革命的警惕性教育勞動者，遺憾的是帶有一些客觀主義的色彩。雖然如此，不管這些個別的缺點，本書中許多短篇和中篇小說，依然具有巨大的認識性的意義跟思想教育的意義。在我們面前，顯現出對社會事業抱着廣泛的興趣的人們，他們渴望積極參加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生活。

收集在本書中的短篇和中篇小說，發射着自由生活的光芒，充滿了和平的自覺勞動的熱忱。它們標誌着掌握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的當代保加利亞文學的無可爭論的成長。

符·茲留德聶夫

目 次

俄譯本序(楊驊譯)·····	符·茲留德聶夫(I)
一封珍貴的信(楊驊譯)·····	奧·瓦西列夫(1)
爲和平簽名(金霞譯)·····	葛·卡拉斯拉伏夫(15)
憧憬(金霞譯)·····	斯·尼科洛夫(27)
五一節前的風波(金霞譯)·····	奧·瓦西列夫(34)
早晨(楊驊譯)·····	維·蓋諾芙斯卡婭(42)
手槍與提琴(趙哀琴譯)·····	柳·斯托揚諾夫(76)
父親(趙哀琴譯)·····	斯·茨·達斯卡洛夫(95)
工廠(趙哀琴譯)·····	伊·馬丁諾夫(124)
礦工(金霞譯)·····	伊·馬丁諾夫(173)

一封珍貴的信

祖母關閉了盤形電爐，拿起了刀，把抹在鍍錫平底鍋邊上的發乾的麵糊刮下。然後她揭去了鍋蓋，在沸滾的菜肴中撒上些茴香。

小廚房中充滿了月桂葉、黑胡椒和烤蔥的香味——祖母拉達的拿手菜耶赫尼耶^①烹煮好了。

老婆婆然後打開了廚房的窗戶；在牆旁高高揚着的西番蓮，搖晃着沉甸甸的花冠。

“讓整條街都聞到這種香味吧，”拉達機靈地微笑了一下，睜起充滿熱情、還很年青的眼睛，眼角四周佈滿了慈祥的皺紋。

拉達老早已經注意到，只要她一烹煮好這個菜肴，把窗戶打開，過路人立刻會不由自己地放慢脚步，有些人甚至站下來，聞着香氣。

可是現在，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西番蓮昂起了渾圓的花冠，髻髻也想用自己的鮮艷華麗的花萼來暢飲美味似的。

拉達忙碌起來，擺好湯盤，放上食叉和兩張白得像維托沙山上^②的雲朵一樣的餐巾，把麵包切好放在編織的小盤裏，雖然她明明知道，菜肴的調味正好適度，可也把鹽瓶挪過了一點。她又察看了一遍——有沒有忘記什麼東西。一切都顯得井井有條。剩下來的

① 耶赫尼耶是保加利亞的一種民間菜肴。——俄譯註。

② 索非亞附近的山名。——俄譯註。

只是等孫兒從學校中回來這件事了。

“不要在路上玩着吧，不然的話，該感到十分飢餓了，”她又是欣喜、又是掛慮地出聲說，穿過梨樹的被沉甸甸的成熟的果實壓得低垂的枝葉，向大路上眺望。

孫兒還沒有看見，可是老婆婆的眼睛，再不能離開那在窗外展開的富於吸引力的曠野。

他們的小屋處在城外的山崗上，附近是一片松林。滿佈着秋天的花園的索非亞平原，打這兒起漸漸向南方下降。靠近鐵路的地方，花園稀疏起來，像島嶼一樣散佈在收穫後的田野間，再過去地勢起伏地漸漸向上升起，跟樹木蔥鬱的山坡匯成一片。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秋天這個魔術家毫不吝惜地顯露出它的所有色彩。秋日的遼闊的遠方燃燒着一片絢麗多彩的光：鮮黃、橙黃、翠綠、青藍、淡紫、銅紅、血紅，以及遠處逐漸淡下去的紫藤花一般的顏色。

而在維托莎山和洛捷斯基山間的上空，像巨翅一般展開着柔和的蔚藍的天空，幾塊毛茸茸的破裂的浮雲在天空飄蕩。

太陽——就是放射着它的光輝，已感不到灼熱，只使人有一種溫存之感。索非亞附近的羣山，已不再有春天的傲然的姿態：宛如一個偃僂的老婦人躺在向陽的地方，想儲足熱力來度過漫長的冬季。

秋天的一片寂靜使得年邁的拉達心向神往，又觸動了她經常懷在心頭的隱痛。

“彼特羅……我的兒子，彼特羅……”老年人的嘴唇無聲地動着，眼睛有些潮潤了。

也是在這樣一個寂靜的金黃色的秋天，她的兒子到那座山裏去了。他缺乏勇氣對她說到那裏去，可是她明白，整個慈母的心也感覺到，也許在被雨水剝蝕而傾側的籬柵門旁跟他告別，這是最後

一次了。

從那時起幾個年頭過去了。俄羅斯人打垮了希特勒匪徒。那些斷送了她兒子性命的保加利亞叛徒也受到了應得的懲罰。每年在他成仁的那天，祖母總要到遙遠的羅多波去，在陣亡將士公墓前放上一束鮮花……而當秋天來臨的時候，年邁的拉達只要一抬起眼睛向淡青色的山巔眺望，她就覺得她的彼特羅隨時隨刻都會回來似的。可不是，從工廠的紅磚牆裏走出來，老遠就看見了她，揮着手，滿嘴微笑，喊道：

“媽——媽！……你怎麼啦，沒有看見我嗎，媽媽？”

“我的天哪！”老婆婆在迷惘中顫動着，她的心悸動得更厲害了。

她整個兒沉入了回憶中，竟沒有發現孫兒跑過整條街道，也沒有聽到敲籬柵門的聲音。只有當他喚了她一聲，老婆婆才看見他在鮮花夾道的小路上奔跑——小個子，秀麗得像鮮花一樣，一頭亞麻色的鬚髮，脖頸上繫着紅領巾，一對明亮而充滿驚訝神情的小眼睛。

“你對着我看，可自己什麼也沒有看見！”孩子責備地嚷着，噙起了嘴，揮着書包。

木頭做的文具盒裏的鉛筆、筆尖、鈕扣，以及其他許多兒童們珍貴的東西發出一片碰擊聲。

祖母拍着手，佯裝驚駭的樣子，從窗口退了回來。

“啊喲，啊喲，用不着這樣呵！”

孫兒再也忍不住了——從他睡在搖籃裏起就熟識了的、引人發笑的狐狸精^①的裝腔作勢，祖母扮得這樣維妙維肖，就連今天也使他發笑了。祖母也笑起來，打開了門，讓孫兒進來。

① 俄文爲 хитрушка-лиса，在俄國民間故事中通常形容狐狸的綽號。

“快點換衣服!”她叮囑道。“洗一洗手!你不知道,我給你煮好了怎樣的耶赫尼耶呀!真使人要掉下口水來!聞到了沒有?多麼香呵!”

可是孩子雖然感到飢餓,還是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他手裏拿了書包繼續站着,一面凝視着自己的祖母,好像初次瞧見她似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祖母突然停在他面前。“幹嗎你這樣望着我?”

“奶奶,你為什麼不認識字?”孩子出其不意地問道。

“嚇!……”老婆婆笑了笑。“原來你在耽心這個哪!”

“不——是,”孩子固執地搖一搖頭。“你告訴我……為什麼你不會唸書?”

“就因為沒有學過呵,乖孩子。難道我不會對你說過嗎?我一生做着女僕,洗衣婦……誰願意教我?什麼時候教我?”

孩子果斷地搖了搖長着鬚髮的頭,表示完全不同意。突然嚴正地說:

“在祖國陣綫領導下的保加利亞還有不認識字的公民,真是可恥!”他把半小時前從女教師那裏聽到的話明白地重說了一遍。

“什麼……你說什麼?”使得老婆婆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孩子說的話,而是他向她注視時那一種滿含責備的神色。

“趕快洗一洗臉!……坐下去吃飯再談!”

祖母拉達接着從桌上拿開了孫兒的書包,從牆上取下一把長柄杓子。

“等一下,”孫兒突然止住她。“教師聯合會有一封信給你。”

鮑科打開了書包,取出了一個沒有封口的信封,用一種果斷的姿勢把它遞給祖母:

“看吧!”

孫兒的嚴肅表情也感染了祖母。她在椅子上坐了下去，拿起信封，抽出了一張打字機打的信紙，把它展開，好像能夠唸它似的。

在拉達的一生中，信札很少帶來什麼好的東西。最經常的信件是由警察署長或執行吏送來的通知書，命令查封或者拍賣財物來抵償未付的捐稅；要不就是傳到警察分局，甚至警察總局的傳票。

可是現在——這封信……她的手微微顫動着，髣髴信紙燙着她那被肥皂和熱水侵蝕的手指似的。她揚起了遲鈍的眼瞼，瞥視了孩子一眼，毫無辦法地嘟囔着：

“這是什麼文件啊，好孩子？”

“信嘛，”孩子簡截地回答。“難道你不看見嗎？”

“看是看到了……可這有什麼用處呢！你自己倒已經知道，可是我呀，像瞎子一樣，就是不會唸……”

“的的確確是一個瞎子！”孩子帶一點責備的神情搖了搖頭。
“來！”他拿起信。“讓我唸給你聽！”

“唸吧，乖孩子，唸吧！”

於是這個四年級學生把書包放在一旁，在鋪着枱布的桌子前坐下，轉身向着燈光，唸起來了。

困惑而又茫然不知所措的祖母，一動不動地坐着。

“敬愛的伊利耶娃同志：（鮑科唸着，碰到難認的、意義不十分了解的字也不頓住。）

您知道，今年（按指一九四九年——譯者）十二月二十一日全體進步人類將慶祝偉大的人民領袖，把歐洲和我們祖國從法西斯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的解放者——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契·斯大林七十歲壽辰。

您一定也知道，爲了慶賀斯大林同志，全保加利亞展開了全民

的“斯大林競賽”。

爲了對領袖——人民的解放者表示熱愛和高度的敬意，教師聯合會決定也參加“斯大林競賽”。

我們，所有九月九日初級人民中學的教師，特提出下列保證，來向偉大的斯大林祝賀：

1. 在我們學校所在地這個區內消滅文盲。要在偉大的節日前不再有一個不識字的人，因爲文盲是過去醜惡的資本主義和法西斯的可恥的殘餘。
2.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學校內將附設夜校。在個別情況下，教師們將到不識字人的家中去授課。
3. 所有學會了寫讀的人，要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這個節日親筆寫一封祝賀信給斯大林同志。

敬愛的拉達·伊利耶娃同志，因爲您過去生活在特殊的情況下，您還是一個不識字的人。教師聯合會特建議您簽名參加掃盲夜校。

我們希望您準時前來上課，幫助我們完成我們莊嚴的諾言。

此致 同志的敬禮！

校長伊凡·弗拉季米洛夫”

孩子抬起了緊張得流汗的臉孔，用充滿熱情的眼睛凝視着祖母，斷斷續續地問道：

“聽見了沒有？”

祖母什麼也沒有回答。

這一張小小的信箋，好像一把白色的小錘似地突然深深地掘開了積滿歲月的灰燼的生活經歷，剎那間勾起了最久遠的、已經逐漸淡忘的回憶，內心深處蘊蓄着的意念，以及無意識的情感。

她看到了自己的少女時代：從不知道慈母的愛撫是什麼，穿着襤褸的衣服，裸露着污穢的雙足，披頭散髮。

她在牧場上跟父親一起趕着幾只豬仔，突然站住了一會兒，憂鬱地看着她的女友們沿街向新設的學校跑去。紅色的背囊在她們背上一顛一顛的，石板玎璫作響，整個村莊都可聽到她們的歡樂聲。

“拉達！……”她的父親喊起來，揮舞着鞭子。“別呆頭呆腦的，豬仔跑散啦！”

女兒奔跑起來，抽擊着鞭子，惱怒地追打豬仔，好像牠們犯了什麼過失似的。

然後像五色繽紛的旋轉機一樣，在眼前轉動着她幫傭過的主人家屋內放着的書櫃和書架。她多少次帶着恐懼的心情揭開了厚厚的書本，翻閱着插圖，一直到女主人在犯了過失的現場碰到她，衝着她罵游手好閒，貪吃懶做。

在如塵烟一般的往事中（還是在一九一二年巴爾幹戰爭^①）浮現出丈夫從前綫捎來的信，這許多信是用化學鉛筆^②寫的，筆跡很粗壯。而這些信她自己也不會閱讀。

當兒子因躲避警察的追捕而藏匿起來時，事情更其糟糕。他偶爾也送給她秘密便條——可是，交給誰唸給她聽呢？誰能確定不會順口溜出，不去告發呢？

孫兒還剛剛在練習簿上用心畫着小棍和小圈兒的時候，她就幫着他捉筆。偶爾也記住了一些字母，但讀寫却一直沒有學會。她

① 巴爾幹戰爭，一般指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發生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兩次戰爭。

② 化學鉛筆即複寫後能變色的鉛筆。

怎麼能和孩子們相比？——太害臊了。

彼德爾^①還在戰爭爆發以前，就勸她學習讀寫，但她一直拒絕。她說她已經不是學習的年頭了，她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有一天晚上，兒子差不多強制她坐在自己的桌子旁，可是她的手剛拿起鉛筆，便像木頭一樣停住了。

“哎喲，好孩子，難道你不知道，我的手指時常浸在洗衣盆裏，像風濕症一樣抽筋麼……”

打從做兒媳起，她就用這個理由來推托——風濕症，多麼厲害呵……

可是現在——孫兒……何況不是他一個人，而是整個教師聯合會！幸好兒媳在工廠的食堂裏吃午飯，要不然，她也會來糾纏的。對付小孩子總比較容易些。

但是拉達却不明白，孫兒爲了她臉孔脹得通紅，而又担负着怎樣的責任呵！

女教師在最後一節課上把孩子喚出來，出其不意地問他：

“鮑科，你的祖母，拉達·伊利耶娃，不會讀又不會寫，這是真的嗎？”

教室裏所有的兒童都笑起來，轉身向着鮑科，他臉孔脹得像他的領巾一樣的緋紅，手指抓住了課桌蓋，什麼也不能回答。

女教師生氣了——但並不是對鮑科，而是對別的兒童——然後向他們解釋，這裏一點也沒有發笑的東西。祖母拉達雖然不認識字，却是一個真正的保加利亞人。在整個戰爭中，她隱蔽着地下工作者，使他們不遭受希特勒匪徒的迫害。此外，格澳爾基·季米特洛夫同志也曾邀請她到他那裏去作客。因爲鮑科的祖父是一個起

① 彼德爾即彼特羅。